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三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三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学研究 第3集/阎纯德主编.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8. 12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ISBN 7-80101-986-5

I. 汉… II. 阎… III. 汉学—研究—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663 号

地址: 100083 中国北京 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汉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

电话: (010) 62327531-2701、2557

E-mail: zgwhyj@blcu. edu. cn

汉学研究 第三集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 19 号 100013)

电话: 84252781

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101-986-5/G·756 定价: 25.00 元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顾 问 任继愈 (Ren Jiyu)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季羨林 (Ji Xianlin)
杨庆华 (Yang Qinghua)
萧 乾 (Xiao Qian)
- 主 编 阎纯德 (Yan Chunde)
- 编 委 乐黛云 (Yue Daiyun)
安平秋 (An Pingqiu)
李明滨 (Li Mingbin)
严绍璿 (Yan Shaotang)
侯 健 (Hou Jian)
耿 昇 (Geng Sheng)
钱林森 (Qian Linsen)
黄卓越 (Huang Zhuoyue)
阎纯德 (Yan Chunde)
韩经太 (Han Jingtai)

FG76/20

卷前絮语

秋末冬初，天晴气朗，心情极好。因为《汉学研究》第三集终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五周年暨汉学研究所成立三周年之际得以出版。

学术的发展既离不开学界的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者的关爱。因此，编者十分感激作者，感谢学校，感谢为本集作序的李学勤教授，感谢时时关心着我们“事业”发展的顾问和编委们；没有这种真诚的支持，《汉学研究》也难从襁褓之中挣扎出来，走向阳光明媚的原野。

《汉学研究》第一、二集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影响。我们将继续“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的编辑工作，依然按计划，每年秋季出版一册 40—50 万字的《汉学研究》，敬请国内外学界踊跃赐稿。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编辑委员会

1998 年 11 月 20 日

序

李学勤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阎纯德教授主编的《汉学研究》，第一、二两集于1996、1997年问世，其内容精彩充实，博得读者交相称赞。现在第三集即将出版，各方面质量又有增进，一定会在学术界得到更广泛的欢迎。

《汉学研究》越办越好，是国际汉学研究这门新兴学科日益成熟的一种体现。这使我想起去年2月19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报道的标题：“国际汉学研究冷板凳坐热”。许多年间，这个学术领域是无人愿坐的一条冷板凳，如今竟能用一“热”字形容，委实来之不易。

常常有人把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混在一起，其实两者是密切相关而又互不相同的。汉学是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在我们这里一般是指外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这是相当古老的学科，就西方而言，可以上溯到16世纪中叶。汉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做汉学史，是对汉学本身及汉学家进行研究，在我们这里，只是近十几年才真正开展起来。按照我的私见，从70年代末以来，汉学研究的发展似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国际汉学情况的调查了解和汉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一阶段的工作，不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为其代表。这套丛书的主编是今春逝世的孙越生先生，第一种《国外西藏研究概况》于1979年出版，第二年出了《日本的中国学家》，随后《美国中国学手册》（有增订本）、《俄苏中国学手册》等陆续印行。情报所后来扩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心之下设有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该中心还同院外事局合编了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这些书在帮助国内学者认识国际汉学现状,扩大中外学术交流上,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对于孙越生先生,我们应当特别纪念。

80年代,国际汉学著作的翻译显著增多。流行甚广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都是在80年代后期发轫的。同时,在不少期刊上,也先后开辟了有关汉学论介或译文的专栏。

到了90年代,汉学研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标志是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门刊物的出现。应该说,得风气之先的,是四川外国语学院1991年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以及该所张良春先生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同年5月,由漓江出版社印行。季羨林先生在为之撰写的《前言》中说:“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颇为感到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组织呢?但是,继而仔细一想,我‘顿悟’了:这样的组织不正是过去完全没有人想到过而我们今天却是非常需要的吗?”季先生所讲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这本红色封面350多页的书引起了相当普遍的惊奇。

然而仅仅几年,如前引《中华读书报》文章所描述的,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纷纷设立,《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相继创办。回想季先生说的感觉,真是有点恍如隔世了。我想这正是季先生所说的,我们非常需要汉学研究。

当前,我们已经面临国内这种研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如果允许在这里妄言的话,我要说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应该是研究的强调与深入,以及汉学研究作为学科的成熟。

在国际上,汉学同别的学科门类一样,业已愈分愈细,以至于没有谁能自称为全面的汉学家了。不少学者主张,研究中国文学的是文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是史学家,他们各自找中国的同行讨论切磋,汉学这个范畴好像已不必要。但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仍然需要系统了解国际汉学。我们不但应当知道各国汉学家怎样研究和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研究和看待我们的

历史文化。这就必须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也要有综合研究。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确是大有可为。

《汉学研究》介绍汉学,研究汉学,已经做出卓越的成绩,为建设国际汉学研究新学科贡献了力量。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且拭目以待。

1998年7月20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为汉学研究题词

融会中西
贯通古今

张岱年



九七年明

構架世界文化

友誼橋梁

敬賀

漢學研究
二集出版

任繼愈



目 录

序	李学勤 I
关于汉学的命运	阎纯德(1)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4)
瑞典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32)
汉 学	[法国]马伯乐著 马利红译(47)
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在德国	马树德(64)
道教和佛教在西方早期的传播	张西平(87)
略论儒学在越南的折射传播及展望.....	[越南]邓艳琼(108)
论当今海外儒学研究.....	陈 清(135)
20 世纪日本的明代研究概述	李 庆(162)
法国对中国西域的研究	
.....	[法国]罗伯尔·热拉—贝扎尔著 耿 昇译(190)
法国对古突厥、回鹘和新疆的研究	
.....	[法国]路易·巴赞著 耿 昇译(198)
法国近年来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	[法国]马若安、弗朗吉尼、梅泰理著 耿 昇 译(215)
18 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触撞	
.....	[法国]詹嘉玲著 岳 岩译(227)
论日本的“中医热”.....	[日本]大场悦子(235)
中国在早期西方的形象.....	佚名著 杨翠微译(252)
新儒教时期的缠足与妇女运动	
.....	[美国]柏桦(C. Fred Blake)著 蔡伟蓉译(263)

141885

-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的生平与著作…………… 耿 昇(301)
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 [法国]阿兰·希弗著 高明祝译(325)

恽敬与 19 世纪政治学语言

- …………… [美国]艾尔曼著 张徐芳译 曹虹校(333)

荣格心理学与佛教思想

- …………… W. R. 帕斯菲尔德著 李以洪译 李亦雄校(341)

- 中野美代子和她的思索“悦乐之园”…………… 王晓平(347)

- 德国东方学泰斗——克拉普罗特传…………… 佚名撰 马军译注(363)

- 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献…………… 王玉德(388)

- 津田左右吉研究札记——日本中国学著作读书笔记之一

- …………… 严绍璜(400)

- 韩国汉学家…………… [韩国]韩容洙(407)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 5 部有关汉文化圈的宗教科学讲座

- …………… [法国] 郭丽英著 岳岩译(422)

-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演变与展望…………… 田惠刚(426)

- 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华人…………… [荷兰]戴闻达著 王丽译(449)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海外汉学研究述评

- …………… 王晓平 周发祥(457)

- 中国小说的评点之学——西方汉学研究述评…………… 周发祥(467)

- 俄编首部文化典籍史——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

- …………… 李明滨(473)

- 朝鲜李朝的志怪小说…………… 王晓平(484)

从出土资料看《楚辞·九歌》的产成时期

- …………… 石川三佐男著 周延良译(496)

《西游记》西天取经故事的构成——对称性的原理

- …………… [日本]中野美代子著 王秀文译(516)

- 春的时间意识于中国文学的表现…………… 黎活仁(529)

冷峻客观的小说:阿城小说的写作技巧

..... [法国]杜特莱著 刘阳译(544)

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与中国宇宙论关系的几点看法

..... [法国]程抱一著 周发祥译(552)

略论汉语的兄称..... [加拿大]陈三平(564)

关于汉学的命运

阎纯德

在中国汉学研究的势头正健的时候,提出这个命题,颇令人感到疑惑。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悄然萌动了文化的热潮。教授在课堂上讲解文化,专家学者研讨文化,甚至作家也在作品里阐释文化,普通人也街谈巷议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镜子的学术专著和报刊,琳琅满目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古老与传统、深沉与奥妙、现实与未来,——中国学界的面孔突然变得灿烂起来。

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诸如整体性“传统文化”、“易经”、“儒学”、“比较文化”等等,都成为专学,而研究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的研究几乎成了显学,史无前例地被学界关注着。但是,就在这时候,关于汉学存亡的问题,国际上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说,汉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不会持续太久,它将被各种具体学科所消解,“汉学系”迟早会取消,“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国人的经验当作与欧洲人的经验根本不同的范畴来阐释。”这种浮躁的见解,缺乏历史和科学的依据,既违背历史规律,也不合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中国文化经过外国人的智慧理解和消化,变成了“汉学”,使其既是中国文化,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史,于是又被中国学界重视着,并构成中国的“汉学研究”。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或浸染西方的过程中,完全是冷静而自由的,是文化的一种自然运动,也是西方的先觉者的一种智慧的结果。人类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人类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永远不会变为一体。在 21 世纪,“西学”和“中学”的“撞击”“冲突”和“融合”还会同时存在,“中学”不会消解“西学”,“西学”

也不会取代“中学”，如果没有政治和宗教的“干预”，它们会处于和谐平等的状态之中（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以一种“文明对话”的形式，发展多元的人类文化。基于人类不同种群的文化历史差异，人们的智慧特征也会不同，因此对社会、历史、宇宙的阐释也会有别，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将会存在下去。另外，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之一，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富矿，虽然曾经有过低迷的时期，但永远是吸引中国境外智者的研究探讨对象，更何况中国文化又是一种生命力异常活跃发展的文化，加之当代中国学术的自由环境，使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发展、繁荣的机会，因此现代的或是未来的汉学家，可以在中国的文化资源里，发现中国的智慧之光。汉学家们可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活动中偏重于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等，但这些学科无疑都还属于汉学的范畴。在学术高度发展、学问越做越细的情况下，哪一位学问家也不会无所不知，其研究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但大而言之，他还是汉学家。像中国人不会放弃研习外国文化那样，外国人也绝不会放弃研究中国文化。所以，“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究”也还将世代地延续下去。

关于汉学，时下有的叫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当然有的也称中国学。以上几种叫法，逐渐摆脱了沿袭汉代以来将重经、史、物、训诂考据之研究称之为“汉学”的范式，逐渐把“汉学”和“国学”分开。当然，也有另一种理解，认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研究的是中国文化，且是偏重古代文化的学问，就是“汉学”。这种情况可在一些汉学论集或是一些名家的文章里看到。但我始终认为，还是把汉学(SINOLOGY)和国学分开为好。因为我更强调和看重近百年来国际文化的习惯认识趋向。把汉学与国学分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不过话再说回来，学界仍然可以各做各的事情，各做各的学问，从不同方面自己力所能及地对“汉学”进行研究。当“汉学研究”在国内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并更高地扬起风帆的时候，我们这些不太多的研究者，应该紧密地联手，群力远航，以达彼岸港湾。我很赞同李学勤教

授的意见：“在中国，习惯上只把外国的这种学术研究叫做汉学，约定俗成，似乎也不必更改。”

在中国，“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对汉学研究的反馈。现在，虽然已有像《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生主编）、《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国外中国学研究》（张良春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汉学漫步》（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龙巴尔、李学勤主编）、《世界汉学》杂志（刘梦溪主编），及若干部关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等，这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汉学研究，都有推动作用。因为“汉学”被岁月尘封得太久，被政治禁锢得太严，所以它的空白还很多，大量的“汉学”资源我们没有深入发掘或是还没有顾及，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做。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到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斗争”“反思”过程。21世纪在经过信息学、生物学、太空学等领域的科学爆炸之后，人类社会也会出现安静或停滞的历史时期，但是社会和生活将是有序、冷静和自在的，这给各种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借鉴、沟通、融合一个机会。汉学和汉学研究也有一个机会，——也许它成了一个“古老”的学科，但它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开放的年代，汉学就发展，其研究也就繁荣。21世纪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汉学也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其研究也必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1998年6月27日 北京西三旗九龙窝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一 传道团奠定了俄国的汉学研究基础

1、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是宗教和外交的产物

中国和俄国是邻邦，两国交往始于何时史书记载不详。本世纪40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的叶尼塞河中游曾发现中国汉代式样的院落建筑，后来又在里海西北、高加索和撒马尔罕等地相继出土汉代铜镜和箭头之类的文物。西伯利亚各地居民与中国边民在历史上早已有往来，只是在俄国势力范围东扩之前俄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据说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俄国就派遣布尔纳什·亚雷切夫（Yallysheff Burnash）和伊万·彼得罗夫（Ivan Petroff）^①作为使节来华，但是此事在中国史籍上无从查考，很可能是一些西方学者的揣测。^②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时代的外务衙门档案中曾发现两封中文书信，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翻译，直到1675年才由俄国赴华使臣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Спафарий）带到达托博尔斯克，找一名懂汉语的军役译出，被认定为分别写于1619年和1649年中国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③。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使臣巴伊科夫（Федор Исакович Байков）携带沙皇致“中国博格德汗的国书前往中国汗八里”（当时俄国人对清朝皇帝和北京的称呼），这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位俄国来华专使^④。1678年从北京返俄的斯帕法里所写的《亚洲最早住人地区记述——包括中国及其省市》，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历史、疆域、行政区划、宗教、物产、人口和风俗，虽然直到1901年才刊行问世，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详尽记述